

生先亮思錢懷感

感懷錢思亮先生

那廉君

錢思亮先生不幸於中華民國七十二年九月十五日去世，識與不識，同感哀悼，而我特別覺得悲痛的是由於我和錢先生共事（追隨）連續三十多年，在這漫長的三十多年歲月當中，我不諱言的，雖然彼此之間，有時意見不盡相同，但對他的道德修養、學術成就，是我在追隨傅斯年校長之後唯一叫我欽敬的學者、長者。錢先生現在雖已作古，但精神永留人間，我在心情稍稍平靜下來之後，敬謹寫下這篇感激懷念錢先生的文字。

訪問西德備受禮遇

民國七十二年五月一日，錢先生接受西德科學研究基金會秘書長席祿博士（Dr. D. H. Schiel）

和國際合作處處長魏有恒博士（Dr. J. Wiercinski）的邀請，前往西德訪問，根據陪他同去的中央研究院美國文化研究所前任所長朱炎先生回來的報導，他們在西德停留的十幾天當中，所到之處，都受到了特殊的禮遇。後來轉道美國，最初是接受他的母校伊利諾大學贈予他的名譽科學博士學位。

說來，這是一件極不尋常的事情，因為伊利

諾大學每年贈與傑出校友的名譽學位，其屬於中華民國國籍的，錢思亮先生是空前的第一人，今年特別選擇了現在在自由中國的錢思亮先生，而不把對象指向大陸，其意義的重大，並非目前習見的屬於一般聯誼性質的博士學位贈與所可比擬。難怪參加今年這項典禮的中外人士幾達三萬人，因此我很欽佩中央研究院徐賢修院士的看法，他在寫給錢先生的一封賀函裡面，強調這不只是錢先生個人的榮譽，實是國家的榮譽，未可等閒視之。

例行早餐最後一課

身在病房心在公事

可惜來自美國的消息，在舉行這項學位授與典禮的當時，伊利諾大學的執事們感到奇怪的是很少看到中華民國的記者先生，更談不上有人去錄影或擴大的作衛星轉播，而使得這一項隆重而有意義的典禮，竟比不上唱歌或下棋者……的活動受人注意，說來難免叫人感慨萬分！

錢先生結束了學位接受的各項節目之後，開始作他此行的主要任務，先後在芝加哥、紐約、

華盛頓、舊金山、波士頓等五個地區召開院士座

談會，和院士們會商院務發展的方向和實施的步驟，聽取院士們的意見，同時也向他們報告了國情。此後並訪問院士以外的許多旅美學人，又和若干學術機構與大學洽談學術方面的合作。這爲時四十六天的不停奔波，使得陪他同去的年輕力壯的朱炎先生，不能不在返臺之後，躺了兩天，才開始工作。可是錢先生却在六月十六日夜間下了飛機之後，第二天便到南港上班。一口氣處理了不少必須由他自己決定的事務。二十日清晨參加了科導會舉行的例行早餐會，誰想這一次的參加，竟是終其身的最後一課。

到了六月二十二日上午，體力顯然的不能支持，經家人和醫師的勸告，進入了臺大醫院的加護病房，這時他的精神有些恍惚，看到桌子上面放著的一堆「病歷」，以爲是中央研究院送來的公事，竟向護士小姐們大發脾氣，怪她們不拿給他批閱。後來病情好轉，由加護病房轉到一般病房，以後再一次一次的推進加護病房，如此推進推出，連續了兩個多月，終於在那可怕的一天黃昏，

病神奪去了他的生命，撒手西歸，永別人世！

事實上，在他轉入一般病房，精神稍微恢復之後，曾向朋友們表示，從臺北出發赴西德和美國之前，已經感到不適，但一切行程早已安排妥當，為了國際上的禮貌，爲了不失信於任何方面和每一位院士，不能不抱病成行，可惜因此而造成了這樣不幸的後果！

畢生致力教育學術

現在錢先生已經去了，回想這一位忠心愛國，一生致力於教育學術的長者，他的貢獻之大，就是彙集所有用於「輓額」上面的用語，也形容不了他的功績。可惜此時我沒有時間也沒有心情作一番整理，而對他的功績提出有系統的證據。

但目前可就我個人所想到的，分做三個時期提出點點滴滴的報導。這三個時期，第一是他擔任臺大校長以前的教學時期；第二是臺大十九年校長任內；第三是中央研究院十三年院長任內，這十三年之中並包括了從六十年十二月到七十年七月所兼任的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主任委員時期。

論著永具學術價值

首先談到他的教學，雖在此一時期我尚未認識錢先生，但由很多聽過他講課的朋友談起，他所教的有機化學方面課程，不但能使每一個學生對課程的內容得到深刻的瞭解，更能引起學生的濃厚興趣，因此大家都稱道他是一位對學術有成就而又精於教學方式的好教授。可惜自從接長臺大校長之後，無法再執教鞭，也沒有時間再作研

究，但所留下來的研究成績，也就是他在國內外學術雜誌中所發表的幾十篇純學術性論文，將永遠保持學術上的價值。記得他生前曾向朋友們表示，雖然環境上無法使他繼續教書，繼續作研究工作，這是極大的損失，也是極大的犧牲，但深深感到凡是值得犧牲的，還是應該犧牲，應該犧牲的，更不容有所逃避。

綜合他在臺大校長和中央研究院院長任內的工作法，明顯的保持著學者的風度。處理事務，力求公開、公正，但對公平二字，都未敢「侈言無驗」，這種看法，恰和臺大傳故校長斯年先生一樣。

爭取美援留下趣談

錢先生在臺大時期，原以教務長身分出任校長，最初臺大的教授們對他有些莫測高深，但爲時未久，大家瞭解了他的爲人和作風，立刻轉爲尊敬與相信，所以從此以後，每半年舉行一次校務會議，不再有人提出激昂慷慨的質詢。

臺大爲了教學與研究的需要，在錢先生任內興建了不少房舍，這些房舍，都是較大的建築，但由於學校本身的經費不足，全靠當時的美援補助。自然，錢先生爲了爭取美援，的確費了不少心力。談到這裡，想起一則笑話：在一個有記者在座的會議場合，當錢先生一再提到美援，有位記者寫了打油詩給同業們傳閱，詩句是：「張口美援，閉口美援；問是何故？此人姓錢」。

辦公室從不設門禁

以後錢先生在依依的情形之下，離開了臺大，轉任中央研究院的院長，他在中央研究院十三年來的作法，和在臺大完全相同。臺大的校長室和中央研究院的院長室，除非特殊原因，從來不會有「門禁」。他瞭解時代的需要，先後成立了屬於新知的研究所；基於純粹科學與應用科學必須並重的認識，特別提請各研究所重視，因此歷年接受政府委託完成以及由中央研究院主動提出研究的各項問題，其研究結果，直接或間接的都有助於國家建設。

在他兼任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時期，由於接任之初，正值我國「原子能法」剛剛公布施行，要使原屬於教育部的這一個委員會改制，成爲直屬行政院的一個單位。自然，在改製過程中，需要很大的努力，才能奠定基礎。以後除對該會的核能研究所以及電力公司核能發電廠的建廠、燃料購運、機器運轉與發電等作重要決策外，並在高雄市設立「臺灣輻射偵測工作站」。同時並建立了X光設備的安全使用管理制度。

一代貞正無疵學者

以上僅就錢思亮先生在主持這幾個機構期間的建樹作一點一滴的舉例報導。

當然，如就錢先生對這幾個機構在工作上所表現的，更進而評估他對國家的貢獻，絕非幾篇文章可以寫盡。我不願意就錢先生的貢獻，作流水帳式的數字報告，例如在臺大增加了多少學系，在中央研究院新設了多少研究所，不過，我們必須承認錢先生是一代的有志操、清白真正的無

感懷錢思亮先生

疵學者，其爲國內外人士之所共仰，絕非偶然。至於他是上述幾個機構的最好領導者，更不待言。

記得民國六十八年十一月錢先生曾在中外雜誌一五三期「難忘的往事——飛出圍城北平」一文

中說：

「回想當時我這一項決定，不但奠定了我個人以後的自由生活，同時也把我的下一代帶到了

自由樂土」。

的確，錢先生之毅然逃離北平，不但幸福了他自己，更光輝了自由中國的教育學術。而他所

自稱的「下一代」，更都卓然有成，前途無限。

現在這一位國家學院的領導者溘然長逝，掉中央研究院和國立臺灣大學正在計畫分就即將落成而錢先生所學有關的兩座大樓作爲「錢思亮紀念館」，並在中央研究院的紀念館中設有紀

念室以外，希望有關方面提出更有意義的紀念方式來紀念這一代偉人。

回想今年五月初間，錢先生啓程赴西德之後，同事張先生幫我清理他辦公室的圖書文件，這是每隔一年的例行清理。誰想事隔不過四個多月，同事王小姐又再幫忙我作一次清理。兩次的工作雖然相同，但情緒却大不一樣——觀物思人，難免叫人感到黯然神傷！

中外文庫

古今舊聞錄

上、下冊合售新台幣一四〇元

祝秀俠教授著

本書係史學大師名教授祝秀俠先生繼三國人物新論之後又一名著，評述古今名人孫中山、康有爲、梁啓超、蘇東坡、王陽明、李鴻章、梁鼎芬、胡漢民、汪精衛、蘇曼殊、陳璧君、朱家驛、梁寒操、葉公超、章太炎、王寵惠、張作霖、張學良、蔡公時、黃晦聞、湯覺頓、馬超俊、丘逢甲、陳辭修、俞鴻鈞、張蔭麟、陳濟棠、龍濟光、史堅如、孫科、廖仲愷、徐宗漢、傅秉常、張競生、劉思復、高劍父、屈大均、羅文幹、吳鐵城、陳公博、曾養甫等與嶺南地方有關之掌故軼事、趣談二百多篇，字字珠璣、篇篇精彩、美不勝收。上冊七〇元下冊七〇元合售一四〇元郵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

中外文庫

三國人物新論

定價新臺幣柒拾元

祝秀俠教授著

本書爲名教授三國史專家祝秀俠精心傑作，析論三國人物，精采百出，美不勝收。要目有：論諸葛孔明、劉備、曹操、孫吳、董卓、袁紹、關羽、魯肅、顧雍、司馬懿、曹丕與曹植、荀彧、孔融、禪衡、周瑜、田疇、蔣琬、譙周、蔣幹、孫夫人與諸葛太太等篇及論「論諸葛亮」，與蔣君章先生論諸葛培養人才等附錄文稿，篇篇引人入勝，嘆爲觀止。